

大易集義

三

字終字又別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業。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脩辭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幾是一類事這般處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盡。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

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真个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令人草草畧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

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
心自實從此實處做便是進德處也

君子終日乾乾至夕猶點檢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



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同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一文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耶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斃亦保是此意否先生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脩辭居業是外面事微

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問忠信所以進德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問頃見某人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某不見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說他是聖人事他這裏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進德立誠其

麼強健一節在坤六二爻。又曰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至實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又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修言。修言篤志便是立誠。

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箇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便是終之如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是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以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月恁地做。又曰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是解一箇終日

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日
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
天○又賀孫問夜來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
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詳此一段意只是體
當這箇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
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臭其闔闢變化之體
則謂之闔闢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
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

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
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
都說了可謂盡矣○問忠信所以進德修業如
何是乾德敬以直內如何是坤德曰忠信所以
進德是健底意思是便立脚做去敬以直內是
順守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知至至之知至
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
之字是虛如知得要臨安是知至源是行到
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
○飛卿舉聖賢所言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

所奉許多忠信只是一个但地頭不直鄉間
乾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
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
非有等級也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
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
无妄耳先生復問道夫昨所謂如何曰先生昨
所奉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忠信所以進德曰
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之適所奉忠信只是勸
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已上言之者乾卦
分明是先見得這個透徹一直做將去如忠信
所以進德至可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
嚴厲斬截剛果之意湏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
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
故其健自然如此更着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
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
守底意思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
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
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
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

之無禦廢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无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爲善有惡以間之爲不善又有醜恥之心此正交戰之。○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大賊我要上他亭下來我要前他施教後去此最學者所宜察。○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个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躰則謂之易這便是橫渠所謂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殼躰言之便有人已理却只是一个理也。○乾是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坤則只如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底是要見得天理人欲後方做將去仲弓却只是據見在持

將去。○晏亞夫問進德修業復之居業修居所以不同先生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曰乾是見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无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樂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胡蘆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如仲弓而今看着似乎是克己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較无事但克己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又問仲弓寬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子許他南面將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

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他工夫也大故細密。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坤是箇無頭底其繇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文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見從持守處說起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爲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所在所謂可與幾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或問脩辭立其誠修辭所以立其誠意非徒修飾爲也若修飾則祇不誠矣平居亦當察此而聖人獨言於九三者蓋當危疑之地人情之變辭危則易亢辭遜則易枉亦難乎有言矣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矣廣漢張氏曰修辭乃是體當自家誠意深味曾

子之所謂出辭氣者則可知矣於九三言之者大抵謂君子之學如是故能盡乎處上下之道也不必云於是焉而能脩之則誠立也

東萊呂氏曰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脩業凡人之爲學者若自以爲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可進業可脩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爲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

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脩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脩譬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患无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脩故忠信所以立本也脩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乎誠敬脩於外而不脩於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脩辭所謂脩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轉流徙必爲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

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脩業安可无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脩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脩辭立誠則爲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脩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

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湏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矣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爲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悖

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為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常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

三三三

易傳卷之一

卷之二

有

從宜非為邪狂非離羣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常也故去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以躍德非為邪故進退上下唯義所適唯時所合故曰欲及時也能如此擇義則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羣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

无常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此時可
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為邪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
乎直直方大則不須習行之自无不利非為邪則
是陟降庭止也進德脩業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接
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也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
无歆向亦无羨而不為誕知登于岸耳岸所處地
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唯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
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大體相似此二時處危
難之大聖人則事夫愛民不恤其誕先登于岸並
說○陟降庭止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

三五五年

易卷一

百里

有

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歟正蒙

藍田呂氏曰淵者水回旋者也水之回旋其下
必深故淵亦為深物之隨流者至於波瀾回旋
則非強有力者莫之能出矣九四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中不在人進而不已自於危疑之地或
躍在淵者也

漢上朱氏曰九四動之五進而上也復之四退
而下也故曰或躍或疑辭也謂非必也九四動
正也之五不正疑為邪四臣位五君位出乎臣
之類離羣也三陽為羣然上下進退无常者乃

九三進德脩業至是欲及時爾故進則无咎不然四近君多懼安得无咎易傳曰聖人之動无不時也

新安朱氏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已○又曰或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問乾坤九四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正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

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又曰文言多歸聖人上說○問乾九二君德也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到九三又却說進德脩業知至至之答曰聖人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乾之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云云至潛龍也已自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无可做只得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到九四便

乘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脚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也不可測伊川道淵是龍之所安某謂不是如此安却是平所在縱饒有水也却淺淵則是深處那箇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這處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鳴條牧野之事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是難了

看大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閑跳得便做有德无位做不徹亦不失爲潛龍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如大車輪一般恁地衮將去聖人只隨它恁地去着那裏有甚道理在這裏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上下无常非爲邪進退无常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曰如此說也好

東萊呂氏曰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

脩業之及時也蓋進德脩業不可失時不可後
時須識得時中之義○又曰進德脩業所以言
於九三何也蓋九三乾乾夕惕危懼不安之地
也人惟不安然後能進苟自以爲安決无進益
之理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
人之類莫不歸仰况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
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
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
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
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
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
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
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易傳○雲從
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蒸日上出如濕
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

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入關語錄○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

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

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呂與叔錄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

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

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時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

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

易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

非此之謂也○聖人作萬物觀故利見大人○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一章止為飛龍在天

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逐一類去本在上者

却上去本在下者却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

在天是各從其類也並易說○九五大化矣天德

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

萬物觀正蒙

龜山楊氏曰東坡云萬物觀乃是萬物欲見之

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觀如日在天萬

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觀矣作與觀同

時事也 語錄

漢上朱氏曰五變之二成巽下有伏震巽風震雷同聲相應也二動之五成兌下有伏坎兌澤坎水同氣相求也五之二兌澤流坎水流濕也二之五離火見離燥卦火就燥也五變來之二二有伏震雲從龍風從虎往之五五兌成虎風從虎也九五中正而居天位聖人作也二震為萬物離目為觀萬物觀也九五變六六本乎地故親下而見二九二應五九本乎天故親上而見五易傳曰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

三六卦

易文

百十

律

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又坎離天地之中圖曰坎離天地之中乾坤天地鬼神也坎離日月水火也艮兌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兌四時也坎離為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天且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為一是以作而萬物觀同聲相求也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兌是也水流濕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從其類自然而已

新安朱氏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觀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東萊呂氏曰大九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覩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覩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濕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爲一聲不見有異聲故无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无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徧爲萬物之類乎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交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

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
吾曾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
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上九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
動則有悔也

橫渠先生曰亢而自喪之也易說。亢龍以位畫
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正蒙

漢上朱氏曰九居上處極貴而失尊位无位也

王弼謂初上无位誤也三變成坤坤為眾民也
三不變高而无民也賢人九二剛正也不變以
應之賢人在下位而上无輔也故動則有悔貴
高而盈九則窮也爻辭曰大人文言曰聖人聖
人有大之極而不為其大而化也

新安朱氏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無輔以
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
象傳之意。問玉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何
先生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無也乾上九貴
而无位需上九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

位此說極好

東萊呂氏曰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无位无民无輔則皆不可用易无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上九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蓋上九窮高極亢不能下賢所以賢人在下位而不輔之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三十一

周易卷之十一

十一

正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時舍隨時而止也。舍去聲。○行事進德脩業

也。○自試隨時自用也。○上治得位而行上之治也。○窮之災窮極而災至也。○天下治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理矣造而位天德矣則言貴不足以言之。九二居大中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則不得所安也。○三四與

皆言所遇之時二之時平和見龍在田者則是可
止之處也時舍時止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至
於有害三四則皆時為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
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九五成性則躋
聖而位天德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
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
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言乾之時也潛龍勿用時
在下也見龍在田時可止也舍止也井初六為
九五舍之與此象異二陽方進而未泰故可舍

止音菱舍之舍九二變遯艮有止意終日乾乾
進而行事之時非乾乾不能堪其事巽行事也
或躍在淵上下進退无常自試時也飛龍在天
在上而致治時也亢龍有悔陽窮於九陰窮於
六位窮於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上九窮不
知變窮之災也天災曰災數極時也玄有三統
九會陽以九終以極數也然天人有交勝之理
故有悔天德不可為首用九不見其首則不過
不過中也六位得中天下治也

新安朱氏曰言未為時用也。未遽有為姑試

其可。居上以治下。言乾元用九見與它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二節再申前意

東萊呂氏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无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无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又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傳云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蓋天之用未嘗一日而息天下本合常治然一治一亂者只為人與天不相似不能得天之用所以不治故

必待天與聖人同得其用然後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天下文明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一作而與時偕行隨時而進也。乾道乃革離下位而升上位下革矣。乃位乎天德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一作德與時偕極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乃見天

則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備具但未發見。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九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實到為已有也

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言位則實在其所矣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進德脩業欲成性也成性則縱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大以成性

並易證

廣平游氏曰揲著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

而變故求貞而利乾坤純乎陰陽者也故有用
九用六與他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
則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易說

龜山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
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毋固則與時偕行
並語解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言乾之義也乾伏卦見陽
氣潛藏故曰潛龍勿用坤文離明德施之普光
于天下人文明也故曰見龍在田三陽方行亦
與之行故終日乾乾行不息也周公繼日待旦

三十三

易經卷八

卷八

九

之時乎四人位五天位離人之天水火相息乾
道革矣故曰或躍在淵天不可階而升也不曰
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者成性躋聖也張載
曰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曰飛龍在天亢
龍有悔上極也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无悔偕
極則窮故有悔也六九相變天地之道不可違
之則也乾元始也於其始也用九其終不過矣
以其不可過也故曰天則見天則則知中道乃
固然之理非人能爲之也

新安朱氏曰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時當然也。離下而上變革之時。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申前意。問程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先生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

東萊呂氏曰。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

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時發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又曰程傳言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位稍偏。則於天德不相當。又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於五為近。又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來。初未嘗息。至於人則朝氣銳。暮氣惰。不能終日乾乾者。蓋措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相通故也。若與天地

之氣相通則與時偕行矣。又曰或躍在淵乾

道乃革自九入聖全在一躍四離下位而升上

也非一躍豈能变革乎。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

之道在乎无首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本未嘗為

首因其元有父子故有父子之典因其元有吉

凶故有吉凶之禮本非天為首而創立之也此

所謂天則。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

在无首處

乾元者始而身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三六二

易集卷一

百十六

性才

康節先生曰九言大者无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

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歟觀物篇

明道先生曰性情猶言資質體段劉詢

伊川先生曰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身不

身則息矣乾之性情也既始而身非利身其能不

息乎。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

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

利之大曰大矣哉並易傳。元身者只是始而身者

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

身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

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
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
須是正也呂與叔東見錄○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

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
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凡順理无害
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
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
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張繹所錄

橫渠先生曰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身解情利

三、

身性○又一

四、

文茂

流通之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
情也情儘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
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
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
此哀之樂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易說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伊川先生曰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
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
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

用著矣故見一作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中正中爻之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主以中正為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用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元者乾之始剛反而動亨在其中矣利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也動而生物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貞也真正也始則亨亨則利利則身在其中諸卦言利者指事而言之利於此或不利於彼乾始萬物資之

天下至大无不蒙其利者不言所利則其利大矣故謂之元元又訓大故也夫子欲言乾道之大其辭有不能盡者故曰大哉乾乎乾揔言之則剛不撓也健不息也健者積剛而成也悉數之則中正而不倚也純全而粹美也一三五正也二五中也中而正者其九五乎八卦皆純也純而粹者其重乾乎故玄準之以睽其首辭曰陽氣杓睽清明道至於純粹无以復加矣而六者皆原於一一者何乾始也天地之一本萬物之一源精之又精剛健中正純粹自此而出故

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易傳曰精謂六者之精
極也以一言該之曰正正者乾之性也六爻發
越揮散旁通於諸卦被於三百八十四爻无往
而不利者乾之情也情變動也性不變者也時
乘六龍者以御天而行也雲行雨施者天下平
均也二者體元亨也元亨則利貞在其中矣蓋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則萬物各正其性命矣鄭
康成本作情性。又曰乾為美又為嘉嘉美之
至也乾坤合德乃有是象

新安朱氏曰乾元始則必亨理勢然矣利貞收

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乾始始者元而亨也利
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
則言所利矣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
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
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
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
得言中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
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純體而言則但謂之乾
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
柔之別也旁通猶言曲盡時乘言聖人乘六龍

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
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乾元者始而亨一段
元亨是未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聚方見性情所
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利貞者性
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
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
到那百穀草木皆有性情了元亨方是它開花
結子時這利貞時方見得它底性情就這上看
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利貞誠之復處。又問
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
為乾之性情先生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
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
其收斂无所作用方見得它情狀真實。問太
極圖中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
先生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
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
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
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
實方見得它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問利貞者性情也先生云是對元亨言之性

情是說本體。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
常久而不已者也。此語說得好。不言所利是
說不似坤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問乾
不言所利程易謂无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先
生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
有利不利矣。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
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
可道這裏却隔離此陰柔所以却說純粹精。
又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
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坤柔不得中正先生
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
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
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
之統體指乾道而言邪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
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无所不包但自
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
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
附陽皆此意也。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

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著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它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它說。又曰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又曰四端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伊川先生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于外可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未成之地耳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龍德而隱聖脩而未成者也非如學者之未成凡言龍喻

聖也若顏子可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不可言龍
龍即聖人之德顏子則術正也並易說。以能問不

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解語

漢上朱氏曰君子積善成德行之為行日可見
於外而不可掩者行也九二是也隱之為言隱
伏而未見於世行而其德未成是以弗用張載
曰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

新安朱氏曰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
其行未可見耳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
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

三十九

百九二

卷

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
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
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
未成

東萊呂氏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此漆雕開所以
不仕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
脩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君

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易傳

廣平游氏曰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

易說

○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擇善不明矣

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初九正其始二益之而說學以聚之也聚者外而上也兌爲口問以辯之也二動中虛虛則有容寬以居之也動而以巽行仁以行之也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二與五應有君也

是以言行如上去

新安朱氏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上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

東萊呂氏曰學聚問辯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既普自常情論之豈復更待學問而猶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蓋徒而无息之謂乾若以德施既普

為足不復學問居行是有息也有息非乾也又
曰程氏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
脩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
聖人兩字當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伊川先生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
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
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
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易說

易集卷之二
橫渠先生曰乾三四位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
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
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
也 正蒙

漢上朱氏曰九三九四以剛乘剛而不中過乎
剛也二為田九三居下位之上雖上不在天而
下已離田動則危且有咎故乾乾不息因其可
危之時而惕則雖危无咎矣

新安朱氏曰重剛謂陽爻陽位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惟所安耳所以无咎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進而之五則中不在人可懼之地也故疑而未決上下進退不必於處是以无咎九三之惕九四之疑

可謂能用九矣雖重剛不中何患於過乎

新安朱氏曰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康節先生曰堯之時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至誠可以契具天地之化育則可以

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之謂也

並劉綸師訓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呂與叔錄

伊川先生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

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跡也聖人先

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

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易傳

○天且不違

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游氏拾遺

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

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

三一六

易卷六十一

百二十七

歲

橫渠先生曰浩然无間

一作害

則天地合德照无偏

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

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

體能无方體然後能无我。先後天而不違順至

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皆可勉

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人與聖人自是一節

妙處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

理計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脩而至若大人以

上事则无脩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

而知也直待已實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

然而人爲者不過大人之事但德盛處唯已知之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如此方是成就吾
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於此文却說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
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爲也大而化
不可爲也在熟而已蓋大人之事脩而可至化則
不可加功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
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大與
聖難於分別大以上之事如禹稷自羊陶輩猶未必
能知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爲所以接人者與聖
同但已自知不足不肯自以爲聖如禹之德斯可
謂之大矣其心以天下爲己任規模如此又克己
若禹則與聖人直无間別孔子亦謂禹於吾无間
然矣又則須至堯舜有人於此敦厚君子无少異
聖人之言行然其心與真仲尼須自覺有殊在它
人則安能分別當時至有以子貢爲賢於仲尼者
惟子貢則自知之人能以大爲心常以聖人之規
模爲己任又於其道則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
如此其大即是天也又要細密處行之并暗隙不

欺若心化處則誠未易至孔子猶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儻曰吾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龜山楊氏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又矣語解

和靖尹氏曰寬問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云云有說此只是軋元九五之大人又曰此只是說卦體如此先生曰非也此說大人所以為大者以與天地日月合其道也伊川曰合其道蓋為此若不知其道合箇甚底天地且就上

三

易文

三九

市

着箇德字日月亦然不可日月却言德也蓋且就上着一字形容只是要合其道令學者有下手處寬問或謂此九五之大人非學之所能及何也先生曰聖人立言本為要學也至如誠敬若馴致之其至也非大人而何寬問大人與聖人同否曰大以其大聖以其聖而言聖謂不可窺測若孟子說得甚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也者蓋妙万物為言非謂別有神人也只是處人如處今之俗語曰如聖會聖蓋孟子所謂不可知

者乃形容聖之語也 語錄

漢上朱氏曰道者循萬物之理而行其所无事者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消長鬼神之吉凶豈有意爲之哉大人其道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故順至理而推行之先後天而弗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鬼神者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是以九五利見大人也

新安朱氏曰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措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占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爲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

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爲天地乃道耶先生曰伊川此句某未敢道是天或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爲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聖人與天無間譬如朋友忘形行路之際或我在前而彼隨之或彼在前而我隨之並無形迹也不必分解如何謂之先天如何謂之後天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伊川先生曰極之甚爲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

不至於亢也 易傳

漢上朱氏曰亢者處極而不知反者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兩言之前曰大人此曰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亢不通矣此大而化之者也

新安朱氏曰所以動而有悔也。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其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王肅本兩箇其唯聖人乎一作其唯愚人乎此必是他自改所以亂說。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无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爲一安有先後之殊

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雞伏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去舊時間常養雞時與時爲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周易集義上經卷第一



